



□ 12  
1326  
5



地痛大全 下

1326  
5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



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策氏少藎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賜於方。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書遣於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已。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扶音。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去聲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顧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

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

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

長聲也。此句見易乾文言。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

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

取人之則。又在脩身。三山陳氏曰。為政雖在得人。然使吾身有所未修。則取舍不明。無以

為取人。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問仁亦

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者人心也。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眾。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

妙以三字包攝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  
志道幾德而依於仁備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  
身而身與仁為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也  
身為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身有臣也  
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  
臣則有是政之說○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  
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  
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上生物之心而人得以  
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從心之全  
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又從身上說  
此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  
詳玩之則  
可見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反當葛慈愛之

意深體味之可見朱子曰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  
自體認得○西山真氏曰不然則非人矣○以其有仁  
也○有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以其有仁  
之其人字之義難訓曰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與  
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是生理是○東陽許氏曰以  
人訓仁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是生理是○東陽許氏曰以  
者人則此是古來第一箇字其言混成而意深密體  
而己道宜者分別列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  
者而已等紉也宜指事物當然而互之貌是裝裹得如此  
降揖遜○問脩道以仁便陽便有陰親人也何事尊賢  
說義禮曰○問脩道以仁便陽便有陰親人也何事尊賢  
事親之尊在宗族如彼所謂殺等親賢有當事親者有在  
父與子之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等親賢有當事親者有在  
當與期功緦謂等也專賢亦此有陳氏曰大親賢為吾師  
年與期功緦謂等也專賢亦此有陳氏曰大親賢為吾師

為吾友是也。文斯有。禮無不及。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禮則無大過。是文則無不及也。○雙單。饒氏曰。等。是。人。事。之。禮。是。天。理。無。不。及。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辭在此

君子不可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道

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親之仁事其親欲盡親

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否陳氏曰知人有賢

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則於人

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以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

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

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

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

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

理矣○聞見之類非真知也只要知得人事親修身皆得其

仁○三山陳氏曰修身而不本於事親則善惡不明失事

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

理之宜矣事親如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

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即等殺也自禮所

生也○士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以禮所

不可不知也舉自處其間而雖多然大意不迫兩節而已

始言政之舉自處其間而雖多然大意不迫兩節而已

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  
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為子。不可不脩身。推而至於不  
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為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  
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  
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  
又謂為仁。以智為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  
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  
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  
末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  
深意。九經與為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尊賢。故後面  
九經節節發明脩身也。尊賢也。只是此三者為  
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  
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  
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  
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雲峯胡氏曰。上文脩道以  
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  
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  
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長上聲列長上聲勿有亨朋  
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如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  
強此也此字指五達道體謂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  
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  
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  
欲問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  
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



智了非勇便行不到也。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真實的。○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可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或放於利害。以至萬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於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在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峯胡氏曰。虞書曰。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道。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或知之者之所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問。

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去聲。下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

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以其等四言。則

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學知利行者仁也。如顏子之

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非勇則做不徹。○朱子曰。

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

得也。學知利行者。主行而言。雖是學。而須是知得。乃能行。

力行則所學而得知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

知安行者為仁。學知利行者為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

說安行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利行者。便是仁。在知外。既

生知安行者。便是仁。在知中。若學知利行者。便是仁。在知外。○

淺些。子湏是力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學知利行者。便是仁。

為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者。以仁為主。困知勉行者。以勇

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利行者。以仁為主。困知勉行者。以勇

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利行者。以仁為主。困知勉行者。以勇

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利行者。以仁為主。困知勉行者。以勇

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利行者。以仁為主。困知勉行者。以勇

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利行者。以仁為主。困知勉行者。以勇

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利行者。以仁為主。困知勉行者。以勇

行得也困勉行爲勇此氣質昏懦之人皆不能知儒  
不能行非勇則不足進道○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  
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  
到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  
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行道有難易去聲然能  
自強如不息則其至一也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別上等之人稟氣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而駁少蓋且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故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入稟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且須罷勉強力而爲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入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又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初矣  
呂氏曰所入成功則一般至此爲能復其本然之初矣

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平聲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雲峯胡氏曰以其分而言是而功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朱子曰上說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生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處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遊乎智方行不已則亦遊乎仁以不若人爲恥則亦游乎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入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

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胡氏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脩身為本此

章自首至此皆以脩身為要上文言脩身而曰不可不

知天者即大學逆推脩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

此言脩身而曰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脩身

之功効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

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

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

氏曰經常者常也即所謂庸也體謂設以身處上聲其地

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雲峯胡氏曰羣臣

相去體字尤

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

字皆心誠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無忘賓旅本齊

求之者也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

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

之三山陳氏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

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

為師則不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及

朝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及其國故子

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

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

也程子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

也

也

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其歸一也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親親尊貴之本又從脩身其本從親親來視群臣猶吾

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反彼列也朱子曰

章句與古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新安陳氏

曰表儀也如書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五皇謂表正萬邦之表

極不惑謂不疑於理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不眩謂

不迷於事也此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敬大

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聲去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朱子曰若百

皆有用器用之類○辨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用以生財之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塗故曰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者博而威之所

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猶

胡氏曰：道即前五者。人下之達道，是吾身於此。五者各有極，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也。尊賢尤與脩身相關，脩身則道成於已，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脩身之效，以下皆道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慎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尊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食，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而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則皆反去

彼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省悉并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是任使令平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

讀曰：餼，餼，稟，稍，食也。周禮天官宰正幾其出入均其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廩，請受有生羊肉，稟也。稱粟如周禮，稟，古老人職曰考

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廩，請受有生羊肉，稟也。稱粟如周禮，稟，古老人職曰考

其禮幣以上下其食是也齊音咨其人掌受財于職金以

駑四物亦如之失八物皆三等能亦如之箭盛矢器春

敵素秋敵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

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工于司弓矢及繕人臺讀為弱

稟之稟箭幹謂之稟○新安陳氏申食必與事稱有功

不可負無往則為聲之授節以送之朱子曰遠來至

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來則豐其饗聲積反賜

者用饗唐謂之給過所是也

迎之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

多曰朝謂諸侯見反形向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

王制比毗至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允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二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

實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

欲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親不實則疎

為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

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掩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

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掩

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

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其初反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致也疚病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朱子曰言前定向白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便說

不夫言前定向白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便說

便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  
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  
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曰用上九事一句乃包達道  
連德九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  
與德九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  
道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蓋曰  
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  
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  
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誠是  
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誠是  
所當豫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朋

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  
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朱子曰反諸身

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  
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無誠矣○新安  
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不明乎善謂不能  
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

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謂性之推本從天命而真知至善

之所在也其初則不踏不困不夜不窮斯有必然之驗

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  
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不明  
乎善則不可以致知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  
物以窮其理致知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  
而好女則如好好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  
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



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意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  
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陳氏  
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  
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  
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  
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  
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  
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以一貫之而無遺矣○雙峯饒  
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  
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  
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  
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  
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  
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  
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  
天而此曰明善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  
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  
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  
三德必以知為先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  
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  
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聲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  
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  
然後可以明善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  
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揀此是善此  
是惡方分明○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  
可以明善擇善者  
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  
之擇善是格物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  
明善是知至

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善不擇明有誤認  
於人欲矣。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  
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因章句兩行在下字誤  
誠之者，人之道。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則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孟子  
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誠之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從  
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從  
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  
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必固執。然後能  
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  
然。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  
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  
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子於人。

而人受之，以為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峯謂  
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  
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即在人之天道也。  
其做工夫處，則盡已之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  
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  
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  
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  
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  
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實，渾然真  
實無妄。故知有不實，湏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湏做固  
執工夫。擇善是辨析眾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  
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為物所移。力行之善，致知之功也。  
者。進而安行，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雙峯饒氏曰  
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  
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  
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  
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賦之  
大勇而何？擇善近道，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  
先仁而後知之序言也。○雲峯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  
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雲峯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



君子之學初為則必為則又要其人之故常百倍其功此  
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朱子曰此一段是應上  
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以  
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  
弗措勇之事○雙峯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  
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實勉者曰誠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  
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篤行之實  
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  
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  
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與  
緊為氣質昏弱者信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  
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  
力之至到决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  
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  
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  
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  
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  
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音魯鹵莽莫古  
二滅裂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  
莽而報子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  
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  
於自棄其為不仁也新安陳氏曰成己仁也進學不

呂與叔解得此段非不仁而何也失其年十五六時見  
若曰鮮能曰不可能是如做工夫則果能此道矣雖  
謂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  
之者在乎人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  
以能之者在乎勇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

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陳  
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  
之傳也○雲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  
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  
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  
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之事  
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  
之子思此章正此意也

十二章之意 或問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

雲峯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  
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  
包費隱在其中兼字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  
包字各有攸當也

實此篇之樞紐反女九也 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

鎖盡○格庵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  
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  
至此章說許多事未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又按  
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悉

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  
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

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荅辭卒無此問辭而猶有  
子曰仁字等字想刪其繁文以附于篇始所刪有

卷之六

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  
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家語孔子問政  
曰文武之政云云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  
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  
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之  
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  
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  
為天下國家者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  
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其能重其  
祿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  
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  
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  
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  
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此

言也雖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多是  
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  
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  
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  
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統說去又思脩身後便繼  
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承接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  
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特開所說乃是本來一  
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者也如孟子謂堯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  
者也如孟子謂堯  
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朱子曰此性字是性  
也與首章夫舜與性猶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

也與首章夫舜與性猶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

此也學而誠也誠之性者全於天賦之性謂之教者成  
於此而明之誠也誠之性者全於天賦之性謂之教者成  
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誠則無不  
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然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  
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  
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  
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復全其所得之道也  
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道也  
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也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  
至於誠也雖然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看章言性  
道誠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  
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曰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  
事先知而後仁○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利行之  
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  
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

此章兼天道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

覆推明此章之意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

道誠則明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

人道而一之也下章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

人道而未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

別天道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天地之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子曰至誠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及者能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新安陳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人物之性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

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聲之無不當去聲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問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性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

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燠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已之性可以兼知何行得他底。曰盡只是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如無不盡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始新民止於至善。問如何不是民之自致。於至善為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





字。是各要造極。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新安陳氏曰：各是各要造極。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無往而不實。備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雲峯胡氏曰：日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

意不知孰為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真。曾子却是致曲。一推之。至若一貫之時。則渾全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化。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亦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欺。○刺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

右第三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四體相背。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故至誠也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妖亦作祲孽魚列反諡草

之蠶惟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著所以筮龜所以卜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

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

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

公薨哀公七年魯凡此皆理之先見形向者也然唯誠

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

其幾平焉神謂鬼神興國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

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

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

誠人却不能見也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

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車則不覺

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

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

來便知眾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雲峯胡氏曰禎祥

者興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著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

知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慾故靜靈

靜虛則神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

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

所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

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

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

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意實相承

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

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

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

右第五世云書 真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道之所得也。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由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

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朱子曰誠者是人去做自然成就

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

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

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

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

人若不自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

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

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

○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

皆是自實有底。道雖是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

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你自去做

始得。○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

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

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此物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  
天下之物何能實此理故成章物字提起心之當自行者無  
此實誠者自成何能實此理故成章物字提起心之當自行者無  
氏疑誠者自成何能實此理故成章物字提起心之當自行者無  
本與用殊不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終始道也似言誠者自  
尾不誠更有一物字愚謂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終始道  
自成而實理言誠即道也似言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終  
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言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終始  
實有是誠心然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  
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  
言本言也。不誠之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  
成者言也。不誠之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  
以人言也。不誠之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  
句亦謂之。不誠之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  
者亦謂之。不誠之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始實有是誠心然終  
為本而道之行若用是則何以疑之有誠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



誠者非自成已而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

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

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反形於事者。以時措之而

皆得其宜也。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真實無

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

知。○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

曰。○成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

物。○成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

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

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

已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峯饒氏曰。成已。成物。

內。乃合內外而為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

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

好。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

也。○雲峯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

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

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為主。知仁主行。

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身。仁為用。成已。成

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身。知為用。二者互為時

用。愈見其性中之先。所仁。而無內外之殊。者矣。時措之

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

合乎時中之中。○譚氏曰。誠之發。身中。誠之用。為知。誠

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據。曰

物也。內成已也。分言之。則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

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新

安陳氏曰。深繹此章。誠本自成已也。誠之為道。本自

於已也。此為已之學也。天命之性。具於實理。誠者。此

之實也。實有為已之學也。天命之性。具於實理。誠者。此

行此者也。躬行於己。故曰自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

者。物之發。是誠也。○徹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誠

者。物之發。是誠也。○徹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誠

者。物之發。是誠也。○徹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誠

者。物之發。是誠也。○徹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誠

誠之為貴此誠之自無物誠之者以君子必鑒此而以  
誠之為貴此誠之自無物誠之者以君子必鑒此而以  
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既自成  
而用不獨成己而所以成物是有身而無用矣所以為  
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己之仁存於內而道自行於  
已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殊所  
以合內外而同道也誠亦成物豈徒自用而已哉由外  
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自仁中出其宜也哉由  
之仁發為成物之知則固自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  
仁也知也義又從是而生而義亦自仁中出矣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  
聲斷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間斷

真實自無間斷。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峯饒氏  
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  
只是誠無不至。○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  
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  
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故  
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  
聖人之道。○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誠所以無息  
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  
反知盈。只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

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  
只如言無息。○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內  
自然著見於外。如見面  
益背之類是徵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誠驗於外者。○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

方者是也朱子曰此是一箇大功業著見諸家多有許多  
節次不須說不可入裏存諸中者既久則徵說來則驗於外  
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朱子曰此之意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  
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見其  
○峻峯方氏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見其  
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  
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  
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  
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  
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  
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  
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  
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  
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徵則  
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  
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

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徵則悠遠是誠積本以

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誠積本以

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

者言則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

悠陳氏曰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久矣○北

溪陳氏曰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久矣○北

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於高厚今又由高厚

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

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

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曰久自自然如

多博厚言高明悠遠下箇故字盡盡性仁之至此章承上云

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則久則驗則

微敬則悠遠也





言皆指其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二句，是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變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

之功。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

下文所云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載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

十二章及卷區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振之  
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見之天也是天  
地大底也只是天全體而言則  
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則  
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  
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  
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穆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  
音乎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

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曰  
誠便是  
維天之命不息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  
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曰純  
是至誠無一毫  
人偽維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  
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  
也既誠自然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  
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貳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  
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  
以誠此文王之德所以為文也此天之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  
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為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  
無息而已維天之命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  
之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  
天惟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在  
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在  
穆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

不於穆不已  
顯者即此文不在  
以與天合道者一  
合乎天地之道雖  
專言文王實借一文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  
地合德所以為天道

○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  
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

太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  
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  
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  
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  
意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  
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無外也○雙峯饒  
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  
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  
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躰段而言天下之物  
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  
淪旁薄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  
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躰極於至大而無外  
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  
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禮如冠昏祭朝覲會同之類曲此言道之入於至小

禮如冠昏祭朝覲會同之類曲此言道之入於至小

而無階於禮儀之末者如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躰之大散  
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節有三百條如始  
加再加之如又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  
目有三千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躰之小處雖三千  
饒氏曰三百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  
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  
其至小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  
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  
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無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  
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  
衆士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纏  
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  
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  
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雙峯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

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朱子曰

極三行三三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  
行之又曰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波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  
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雙峯饒氏  
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  
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  
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二物豈  
復為吾用也哉

中庸致和致中致厚以崇禮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尊也。敬者，敬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者。正理，道也。

也。温猶燂，温之温，火熱物曰燂，似謂故學之矣。復時習

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

之大端也。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

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道之為躅，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

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

盡於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不以一毫私意自蔽

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

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胃開闢無此

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

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雲峯胡氏

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

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

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

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析理則

不使有毫釐之差。處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

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

屬也。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

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

培其本根，有一般入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爲

非，便是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蓋非存心

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

皆相貫也。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

道問學，小言尊德性，道問

學

朱子曰等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是道問學

焉至崇禮此下截便是詳密處道躰之大者直是難守  
細無又難窮究若有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織悉皆知則  
又空無所寄○陳氏曰存心以極道躰之大應前洋洋  
一節致知以盡道躰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雲峯胡氏  
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  
溫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  
行致知朱子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  
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非謂存心便力  
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節即致知之事也若謂存心無  
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  
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躰乎此道之大  
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  
恐未便說到是推行處竊以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躰之  
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躰本自高明不  
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躰本自高明不厚者致之  
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致之

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  
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  
自有中庸之意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  
有無限新意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  
微敦厚之外庸字節是精微之極不能崇禮雖一厚亦  
矣此皆推極之實事理之當然者所以不道體存於心  
而無外非淺陋之實事理之當然者所以不道體存於心  
之本然者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所以不道體存於心  
之用所以不自蔽不自累足矣若致知工夫其篤乎此足矣  
必於其中又分不與行若致知工夫其篤乎此足矣  
言非十中細言者九也或曰書以中名自第道在  
後提起中庸言者九也或曰書以中名自第道在  
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  
謂首章子思於此以道中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  
慎首章子思於此以道中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  
已發之懼中此所謂恭之也即此引孔子言中庸學問  
事可疑如曰德性之謂也下皆致知也存心致知而字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至矣是謂與倍與背同  
不信謂忠於上而不過直徹了後與賢與能之興如也  
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微先占便宜如其揚雄說  
明哲所以煌煌獨無幾句於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  
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論三德性所以充其大發  
有安陳氏精粗不二故居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  
逢之時而有是言歟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

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

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

為生今世而欲復古道裁必及身嘆時不可為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東陽

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揚賤者之道即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

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言禮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禮記云禮

一子外也禮也



禮度

禮度字作也

禮度字如大書樂大字上

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場得完所以每歲使犬行

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生

頂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

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

色等事○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

無毫釐之毛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

裁成過先須看取他

這樣大意思方有益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

同言天下一統也

辨上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

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

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

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

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

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長古道道即

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

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

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

禮之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

孔子既不得從周而已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  
中宋猶有此商禮在○門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  
制以告顏子而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  
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  
特以當時所禮而不得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否  
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雙峯饒氏曰無德是  
愚無位是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雙峯饒氏曰無德是  
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引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  
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  
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取作禮樂也○當世用周禮曰  
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也此章言孔子從周  
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  
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  
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宋無存焉豈非以春秋時  
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宋無存焉豈非以春秋時  
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  
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周謝而賢者猶有存  
與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

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  
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  
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  
而亦不取不循時王之制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  
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  
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采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位也。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  
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  
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  
不同何也？蛟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微則夏商也，經已言  
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  
矣。故上焉者無微則當以位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  
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  
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  
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  
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己往方來對言。  
第四第五句是，以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  
頂禮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  
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規聽而能  
天下之心微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下之鬼神而能  
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一。前章曰：有  
此宏大本諸身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前章曰：有  
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本諸身者，此言有德也。前章  
禮樂其始也。○本諸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  
也。○本諸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者，鮮矣。○  
只是本諸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者，鮮矣。○  
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苦之應，若下五苦之應，若  
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

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人處雖上四句之義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至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亦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數之心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徵度最之意原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是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為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求終譽意先師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徹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也諸民庶幾夙夜本諸身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入道

也新說倪氏曰按舊本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也結語合屬後二章以思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不驕然位無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無德則居上不驕則為下不倍者也妄說

此二章皆平應居上不言無下不信一語不必分  
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為無理但聖賢一語自有  
用一前一章有而相無德是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  
此語下焉者雖善不特詳實則主為下不倍而言也  
雖善無微是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全章除此語外  
於章句之何用必疑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  
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  
而言也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國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  
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  
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

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  
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  
其一定之理求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  
如不時不食也蓋聖人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辰居宋章  
甫乃其舍行藏隨天而安乃其行也所以精處如此事  
以外言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事  
處亦如此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事  
在其內則坎止流行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  
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  
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曰雲峯胡氏曰中  
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  
時水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  
天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遠宗其  
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遠宗其  
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居魯而逢掖是未安士敦乎仁是  
之時是該本末而言也居魯而逢掖是未安士敦乎仁是  
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居魯而逢掖是未安士敦乎仁是  
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未以仲尼明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徒報反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

則曰此言聖人之德。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

多道理無一之或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乘載得天下許

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

送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

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佩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

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晝一晝一晝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所以不

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

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新安陳氏曰小德如

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川流者

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

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形上文取

譬之意也。朱子曰大德是敦化底小德是流是那敦

便是流出那底出來這便是敦化底小德是流是那敦

便是流出那底出來這便是敦化底小德是流是那敦

便是流出那底出來這便是敦化底小德是流是那敦

便是流出那底出來這便是敦化底小德是流是那敦

便是流出那底出來這便是敦化底小德是流是那敦

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敷。化率性之道，即生德之流。大德敷化，是體小德之流。是因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德，亦做不得。小德出來，雲峯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月明，宇晝月明，宇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舉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者也。然者已包於其中，舉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即自渾然中流出，故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其即地且不自天地之道，大而言曰天地之所以為大，夫子其即矣。極矣。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之盛同。

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

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

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

辨也。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克得較。大睿只訓

通對。知而意無不詳。審且如一通處。物初破作兩箇。又破

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通處。物初破作兩箇。又破

物之文縷。若未始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

物之文縷。若未始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

物之文縷。若未始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

物之文縷。若未始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

陳氏曰：上一句說下四句。交細破分仁義禮智。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標執，故曰有執。禮之施則敬而己，故曰有敬。智則細分，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分條貫說來。○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以四者為仁義禮智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魄能藏，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陽之靈也，魄能藏，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知仁義禮智之禮，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朱子曰：泉，便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出發見，形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

取中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溥博而時發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一則仁發也。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溥博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水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  
天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  
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用如此可謂極至  
而無以加矣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

道也

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

論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音扶焉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其

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六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  
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  
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朱子

給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  
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北溪陳氏曰經是分  
條大倫是章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中之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  
是臣父是父子是兄弟是夫婦是夫婦是夫婦是夫婦  
有條理一定而不紊亂故曰相親朋友之相敬父子之  
親夫倫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敬父子之  
章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給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  
倫各盡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給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  
皆取法之君仁於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此  
而合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

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  
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然焉非但聞見之知而  
已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  
之功與一體所關也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  
豈有所倚著者直略於物而後能哉明夫焉有所倚朱子  
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之意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  
在這一物便是立本便是天地化育是自然之理  
去思勉也中庸兩箇實理自然之經綸立本而知化  
力問中庸兩箇實理自然之經綸立本而知化  
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替化育也  
經

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  
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去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  
行矣○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  
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六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  
胡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故曰所以為道則曰道  
曰性而後化育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替  
者此曰知化育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替  
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未發之  
川流是時中之章大也大本是則加以立之者聖人  
中所首章曰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  
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  
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以

脫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純脫之  
脫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朱子曰若無些仁厚意則父  
子兄弟不相親著攝矣○鄭氏曰厚無間純脫之  
也呂氏曰純金之義一云純厚無間純脫之

氏曰經論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怠迫操切之意也  
仁者而大經只是箇人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  
道而大經只是箇人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  
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其化育變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潛室陳氏曰如天之雙峰曰此物其天其仁是謂道即聖  
淵性成是說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分善  
指地一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存主動靜之分故一  
用而流行如淵即命與天地相此並其淵曰  
天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王淵張氏曰上

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  
知之  
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  
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  
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  
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  
直指其為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  
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  
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

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  
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  
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  
以加矣  
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盡裏言至聖是  
德之發見乎外者故入見之但見其溥博

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非聖人  
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  
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為德而  
人觀其表見其天如淵惟其如天如淵故自  
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  
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  
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  
也又曰天德者不足以及人事上章是以聖  
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  
紫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  
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誠言之是  
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全體非至誠無以  
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  
饒氏以妙用其實非物也○新安倪氏曰按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絀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  
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  
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騁於  
高遠而忘下學之功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  
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  
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羊皆作衣錦聚衣聚絀同禪衣也  
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尚加也古  
沈括謂絀與縵同是用縵麻織疏布為之  
之學者為去聲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  
百章之實淡簡温絀之襲於外也不厭縵文且理焉錦

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殄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朱子曰：選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溫則不理，而加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氏曰：衣錦而加網，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網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效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曰著而不可揜，如尚網而錦美在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自見其亡，泯沒而已。君子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必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亦渾渾淪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厭，雖簡而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網，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遠之近見，反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

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色之心。本起語。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遠而謹之，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於外者，甚顯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之意，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雲峯胡氏曰：中庸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心。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不立心之始，淡而無味，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是也。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小人知

戒懼之事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平文遂以慎獨。融徹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玩。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

也。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是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此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不可及。只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

陳氏曰。人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

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外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朱子曰。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與。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南隅。然後始到西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承上文又言君子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下文引詩。并言其效。朱子曰。潛雖

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存養工夫。○北溪。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親。其不睹。須是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作。君子為已之功。至

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作。君子為已之功。至

言動之故前  
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  
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  
篤恭相應此又為已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  
所不睹言則蓋動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為已之敬信與下文  
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已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  
慎獨內省而少有一人之所不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已之學  
見說戒懼是後說謹獨是後說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  
先說戒懼是後說謹獨是後說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  
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  
處已無非敬矣不特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  
正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發接之前無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

詩商頌烈祖之篇詩四引秦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

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大自化

之也威畏也鈇音斫斫刀也鉞音斧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

賞而民自勸不特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詩五引不顯說見反形句二十六章言豈

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以為真幽承上文言天

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所引自章首尚綱之者則無他義故只用詩意

微流密之意故知當別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  
為一義或前章不司篤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與  
白篤恭是申解不顯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與  
恭也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  
於言動之未嘗見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  
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  
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猶如  
毛皆不足以此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  
已刑意此章至此凡五節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領  
致敬於己所不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  
致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  
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  
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  
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  
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也

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已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  
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  
平其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  
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  
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  
然之應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闇然  
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  
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  
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  
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又引孔子之言以為  
聲色乃化民之末務餘但言猶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  
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然其之詩所言德



韜如毛韜引詩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  
毛則猶有可比者也倫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  
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詩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  
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  
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  
然後為至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說天道彼其所引  
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  
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贊歎其德  
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  
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  
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  
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

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地做去夫然  
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曰章小人未曾做得已  
而報得滿地入知故曰然而曰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  
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微之顯一  
句緊一句學方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  
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慎獨涵養其曰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妄言時已是一章之中心皆  
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輶如毛言之敬信底人中了又  
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  
臭終之○首章是自然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  
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  
約到裏面無聲無臭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雙峯  
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  
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  
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嚴於密者也○雲峯胡氏  
曰此章當作四節看第一節承上章極致  
結之以恐學者驚於高遠第二節承上章極致  
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  
不顯而敬不官而信第三節承上章極致

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四節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引詩  
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  
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及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  
德之外有以此三等然後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  
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  
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  
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  
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  
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  
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  
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  
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  
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  
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  
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  
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

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  
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  
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反丁寧示人之意  
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黃氏曰中庸始言戒  
終庸說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  
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  
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  
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  
說上達處雖多亦豈與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  
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  
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  
合為一理者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  
實學實事而非為虛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  
嘆吁豈易言哉雲峯胡氏曰須看極致馴致四  
字極致者心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

天理不離人事下學於事即上達天理雖其  
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也朱子教人之  
意備見於篇首所採子程子語及此篇末之語  
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  
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節

中庸章句大全終



